

乌篷泛波观心闲

李浙平

我第二次游玩绍兴时，享受了一次在乌篷船中的心闲。

那天，正下着小雨。江南小雨总是有梦一般的情调，把青瓦白墙的民居染成湿润的水墨画，让寂寞的檐头有了淅沥的欢悦。我随仲兄李浙安及友人从三味书屋出来，见小石桥下划过一艘又一艘乌篷船，在河中悠悠荡着远去，便建议去乘坐一番。

我们来到停靠乌篷船的埠头，狭窄的河道上，靠岸密集地排着许多乌篷船。埠头上，打听去处的、讨价还价的、熟人聊天的、吆喝卖售的，南腔北调，白发黑辫，青衫花裤，肥头瘦腿，构成热闹场景。戴着黑毡帽、穿着雨披的艄公见我们过来，操着绍兴方言向我们招揽生意，虽然他们大都是中年男子，也有一些老者，但听他们说话却如听越剧的对白，颇为亲切。但他们语速一快，我们还真有些听不懂呢。我们与一位艄公谈好了价钱，付了船资，然后小心地跨进乌篷船，船身一下子摇摆得很厉害，吓得我赶紧蹲下，伸手扶住船舷。艄公见我等之状，笑出声来，脸上便有一丝不屑之态，他让我们都坐下。果然，等我们坐定后，船不再剧烈摇摆，只是随水波

荡漾而起伏，轻轻晃着。于是，艄公开始手握桨、脚踏橹，将船划离埠头。岸上或蹲或坐或站的艄公们便欢快地喊起来：开船了。

竹篾编成的乌篷压得很低，与舱之间的空隙让人有些局促。因为下雨，乌篷全部盖上了，没有像晴天时在当中掀开一个空间。这样，人坐在舱中，便无法看到头顶的天，于是有了许多压抑。遇上雨天，我们只能从篷与船舷之间探出头，才看得到灰蒙蒙的天空。但这样探着头，很累，还是背依着舷，懒懒地伸着双腿，看看岸上街边有些古色古香的茶楼酒肆花店画坊书斋琴馆香阁货铺炊店，听听从街道河埠亭廊桥头门前窗口飘来的软语柔音，还是能感受这千年老城古朴素雅的韵味。

河道虽狭窄，却笔直，透过舱口向远处望去，乌篷船来去穿梭，将碧油油的河水画出长长波纹，向两边散开，冲向两岸的基石。河水将砌入河中的基石养出墨绿的苔茸，不仔细看，倒像是绿水凝固而立，抑或是苔茸融化而流。辨不清的动静之态，就如少女的美眸之意，留给你，便有一种遐思的娴静。石缝中丛生许多如兰叶的绿草，也有一些井口边草，挂下来，垂在水中，被小船行过的

波荡动着，如那涤衣女子的裙幅不经意间拖在水中，好看极了。块石上的颜色是斑驳的，是陈旧岁月的痕迹，令人想起装满陈年女儿红的坛，那坛中的佳酿，只有善者能于中品其百姓日子的沧桑，绝非风雅之士能解其中味。这时候，挽袖将手臂浸入舷外河水中，闭目欲作无念想。然而，柔柔漫过臂的，是一种醉心惬意，心念又起，觉得船无动水动，人无动心动。如此这般，等睁开眼睛，仿佛只是瞬间，目中现景已非刚才之景，可见诸事万物脱不开一个至理，动静因心，念起有别。于是，想起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

艄公似乎早已习惯了不明白游客语意的互侃闲聊，认真地操桨控制乌篷船的航向，有一答没一应地接我们询问的话头，但他那赤足摇橹的姿态却显得很悠闲。他在这条河上划了多少载乌篷船已不重要，也许生计负担早就被这份悠然于古城河上的劳动所释放，所以他的脸上总带着笑容。

我们几个人在船舱里，悠闲观景是需要话趣的。话题从三味书屋装修后失了古朴风貌，谈到了沈园。谈沈园里的《钗头凤》，似乎有点为古人空凄凉。但聊起了陆游，也就想起了从前在瑞安老城关曾经有过的放翁亭，以及今天的明镜公园，这两处都与陆游有着渊源。

乌篷船悠悠荡荡在绍兴古城小河上，我们为能有这一番乌篷泛波观心闲的趣味觉得很快乐。这时候，仲兄李浙安说了一句：要是现在有一壶丰湖春酒，大家小酌一番，也不失为泛舟之雅俗相谐啊。大家闻言都觉得这是美事，可惜身边无酒，只得略舔掌中雨水作佳酿，自得其乐耳。



微寓言(二则)

张鹤鸣 洪善新

拥吻狼狗的人

有人很想清静，偏偏纠缠在种种争斗之中，憋了一肚子火。此时，好端端又被狼狗咬了一口。上帝啊，请把我送到最清静的地方去吧，我活不了了！

上帝给力，他被送到无人岛的小别墅里，非常清静，且生活无忧。第一周，他在感激上帝；第二周，他感到太无聊了；第三周，他寂寞难耐，简直活不下去了。上帝

啊，能送我一个伙伴吗？哪怕是一条狗！

上帝很给力，送来一条狗。啊？就是咬过他的那条狼狗！他愣了一会，抱起狼狗，亲了又亲

屁股抗议

小偷多次作案，终于落网，被重判，要坐3年牢。

屁股提出抗议：偷东西的是手，干吗让屁股坐牢？你们看过清宫戏吗？太监说错话

就掌嘴，这样就合情合理了。

手马上反驳：这是什么话？手好比是战士，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谁下的命令？屁股问。

当然是脑袋！手很委屈。

好多时候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脑袋也想推卸责任。



雪中疾走“拱门”

天色尚早，我决定穿越落基山脉。

踏上70号公路时，阳光灿烂。不久，忽而下起了雪，一路向下到了谷底，更是大雪纷飞，几乎不见天日。忽而又盘出山谷，前面一片开阔，蓝天如洗，云淡风轻，阳光照耀着群峰，一派风光明媚。迎面看到一座半是墨绿杉树的漂亮雪山，许多人在上上下下地滑雪。心想这落基山脉真会开玩笑，故意把人忽悠一把。不料，接着又向山下而去，不过10来公里之差，又是冰雪两重天。而且地上已积了厚厚的雪，小心翼翼地顺势而下，看到相向的路边一溜儿停了许多大货车，该是不敢上山去，要不幸地停在这路上过年了。

天黑前到一个叫做平坦集镇的，把浙江1号停泊在一个酒店停车场，悄悄住进我自己的汽车旅馆。

早晨醒来，发现每个汽车窗门都被雪堵住，看不到外面的一切，就像一个白雪城堡。

雪还在铺天盖地下着，只能开着试试看。不过一个多小时，冰天雪地已在身后，庆幸地停在路边拍照。然而，高兴劲儿还不到一刻钟，又一头扎进峡谷，而且是真正的科罗拉多峡谷，壁立千仞，一条长桥贴着垂直的崖壁而走。真是十里不同天，落基山脉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如此反复多次，大约到了犹他州地界，前面才突然开阔，阳光朗照，极目远眺，洪荒一片，犹如西藏的阿里高原。事实上，若不是道路极好，就像是西藏的无人区。除了奔走的车辆，惟有连绵的荒野与雪峰。接近著名的拱门公园时，我拐进一条6号公路的捷径，前后竟一辆车也没有，不久看到一片房子，也只是个废弃的村庄。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愁忽然涌上心头时，终于见到一辆相向而来的车辆，才确信自己还在落基山脉中。

之后，转入128号公路，沿一座红山临河而走，撞见几座红岩城堡，披上白雪，有点貌似布达拉宫。无心去看近在咫尺的城堡谷，趁日落前赶到拱门公园，但见游人如织。

一片广阔的高山之上，壁立着众多千姿百态的红岩。落基山脉到了这里，决计留一点颜色给人看。

拱门在哪里？

碰巧遇见几位来自加州大学的博士留学生，趁放假一起驱车游览。他们看见来自祖国牌照的车辆十分好奇，一个劲地打听：牛啊！怎么开过来的？

他们也去拱门，便一同前往。

踏上积雪的台阶，一座巨大的红色石拱桥突兀在前，人站在门洞下如小不点。雪地、红桥、蓝天，几乎绝配的壮美！向门洞里张望，但见一睽无际的空阔洪荒，一种心旷神怡之感油然而生！

再次向这门洞张望，是翌日凌晨，天色微茫，却见崖壁上站着五位老外，支起三脚架，对着拱门，在寒风中发抖，好像在等待日出。

他们指导我如何攀上崖壁。从这里看过去，一个大拱门里含着一个拱门，风光独美。

too cold! 搓着手、跺着脚，却按兵不动。

日出已越过云层，我不知道他们还在等什么。

阳光吗？

果然，从第一道阳光打到小拱门，直到大拱门铺满阳光，不过几分钟，拍完走人了。

查看跟着他们所拍的照片，才发现，就这几分钟拱门的色彩最鲜艳，早了太暗，晚了太白。

原来他们半夜来到拱门，就是为了等待这几分钟。我是因为被他们吵醒跟着过去的，却意外学了一招。

对的地点，还要对的时间，相同的风景在不同的人眼里是大不相同的。

